



附錄

岳鄂武穆王本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
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
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
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岍得免人異之
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
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
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
曰汝為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

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
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
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
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
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
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
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
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
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
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

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
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
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
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
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
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
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
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
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
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

以敗荆莫教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
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
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
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
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
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
其燾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
十餘鎗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
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
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

跋邪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
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為留
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昨城又
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間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
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
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斂四端而
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
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
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
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

黃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授
真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
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
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
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
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
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
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先遁諸將皆
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
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

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
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
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
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
迎飛移屯馬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
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皋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
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
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
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
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

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
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為要
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
兀朮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
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
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
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太州飛辭乞淮南
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
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
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

整

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

十

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

還守通泰

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

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南霸

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

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

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

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飛請自為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

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

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
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
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
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
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
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偽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
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
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
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
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

寇范汝為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
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
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
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眾十餘萬由江西
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
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
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
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
招苟不略加剽除盜起之眾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
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

矣柰何飛陽曰姑及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
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
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塲破其砦成據險
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
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
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
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
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
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
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

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
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
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
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
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
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
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
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
衆至零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
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

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
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
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
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
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
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
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
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
牛皋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
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

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
爲之備四年除蕪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
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
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諭趙鼎
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
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
此江抵郢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
鼓衆而登超投厓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
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
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

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
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
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
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眾飛奏金賊所愛
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
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
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為厚臣候糧足即過
江北剿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
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董列砦拒飛飛遣
王貴張憲掩擊賊眾大潰劉合孛董僅以身免賊黨

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
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
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賊制置使乞委重臣
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為上流要害乞
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
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
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
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
圍提兵趨廬偽齊已驅田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
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

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
集流亡為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
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
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
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
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
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
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
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
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

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
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
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倫
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
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
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
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
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
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
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

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

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詔無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

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
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
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
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
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
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
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
扶襯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
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嘗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
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

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
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
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
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
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
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
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
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
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
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

乃還軍時偽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冑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

大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勳環丘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

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
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會飛曰王德淮
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
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
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
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
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艱然曰浚固知非
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
得兵為念邪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
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

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
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
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
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
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
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
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
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
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
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

間而動會軍中得兀術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邪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邪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術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術兀術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

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褒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觀豐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

人攻拱毫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
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飛乃遣王
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
汝鄭潁昌陳曹光然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
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
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
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志復雙言之意帝得奏大褒
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
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
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

銳兀术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
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
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
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
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麀戰數
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
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
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
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
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术益兵

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鬼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小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鬼騎五百奮擊大破

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與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

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忤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勝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詔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

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

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
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
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
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
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方在近未
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
曰卿苦寒疾乃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
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
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
軍黃連鎮不敢進揚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

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
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
叅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叅
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
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
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
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
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
飛兩鎮節俊益恥揚公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
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又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

乏誅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蒐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為已

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邪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方侯高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北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

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曰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方侯高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

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嘗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

顏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濠皆重鎧習之子雲常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

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慮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為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為姦賊而鄙之尤指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

光世軍好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
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侯
高謂金方頽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
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
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為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
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
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
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
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
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
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
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
遷武翼郎楊公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
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為公也奏乞推異數
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
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
受賴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
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

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
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
訓郎閤門祇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
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
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
淮西十五御札辯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
考嘉定間爲籲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震
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閤門
祇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

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
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
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
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
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甌可復宋
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晉劉宋殺檀道濟道
濟下獄嗔曰白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
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武穆著述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無糴食其謀猷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擊中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為乎許劭謂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

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二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為難臣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為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

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魏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實封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

奉詔移偽齊檄

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為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諧所在皆

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無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汝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顛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為叛人嗾桀犬以吠堯

一木以附金
三十一
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
辱及父祖樹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
蚤宜擇處丘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
知悉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
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
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
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
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
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
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
暫憇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
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
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
題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

嶠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菴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幘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薨勝景瀟灑實為可愛所恨不能歛曲進程遙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祈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苗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

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羣豈足為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律詩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敢沙漠羣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首席卷盡擒歸

寄浮屠慧海

溢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
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
松遊丁寧寄與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
馬蹀閼氏血旗裹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詞

滿江紅

怒髮衝冠凭闌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
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

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
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

天闕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
堦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
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岳珂經進百韻詩

臣一介孱庸濫號養世祿每念沉寃未雪直筆

相史附錄
文汚一意纂修五年勤瘁上千宸覽誤簡淵
衷萬死尚寬九殞莫報今因追感先臣飛事
輒賦百韻詩一篇繕寫躬詣天庭投進伏望
聖慈特賜睿察昭白而施行之干冒天威臣
下情無任惶懼震越屏營之至

永祐當臨御重熙極泰亨物窮隍土復地大孽牙萌
蠢爾戎真裔違吾海上盟腥羶盤九土氛霧塞三精
於赫中興主初專九伯征赤符觀炳炳喜兆得庚庚
四七膺休運三千協一誠乾坤恢闢闔日月洗明清
天授睢壇羨風興渭水英維時臣大父韜迹聖塵垓

寶匣鳴長劍雄冠影曼纓衣裘供羿射燈火近韓檠
聖世方求駿明神豈舍驛始從魚鑰守小析羽林兵
嘗虜無車乘麾軍不鼓鉦熏門摧彥政汎水從閭勅
驛召班龍節犀軍下崔桁王師俱蓄縮胡騎愈縱橫
馬渡朝迎敵鍾山夜駐營狂瀾身砥柱大厦手支撐
虜焰猶繁熾吳都忽震驚東巡傳警蹕右袒半公卿
憤起宜興旅追收建鄴城大江誰飲馬五嶽更刑牲
一蕩西江李重穢固石彭利兵驅虎豹傑觀築鯢鯨
玉帳旋平廣銅符遂帥荆皇靈期濯濯王事分傍傍
沙漠逋封豕山林息聚蠹神州宜亟復六郡乃先爭

禁犬徒馮壘苗民敢抗衡銳師掀狡窟高堞覆堅棚
鼎澧兵方進湖湘寇輒平幾年兇禍結八日駿功成
叛將因資用降人豈畏阬開疆下商號結約到磁洛
謀帥難張俊還兵慮鄜瓊但虞遺後患初匪獸紛更
沔鄂重歸鎮齊劉尚據京且羞離楚饒未用渡河盟
細柳千屯竈柔桑萬瓦甍流民俱授畝戰士亦從耕
夫澹縈如帶原田畫若枰連雲登美稼浙玉飯香杭
芻輓從今省兵儲亦頓羸吏貪無鼠碩民佚異魴頰
姑定鴻溝約交馳絕域倂鄰歡新玉帛宴衍樂簧笙
未幾邊搖草惡知野食華禮容方濟濟革乘忽駟駟

睿斷昭雄起天威震隱砮六師紛霧集四校盛雷轟
戎駕爰方啓神鋒莫敢櫻童髻欣再見父老喜前迎
義氣通諸夏謳聲沸八紘官兵颺隼鷲胡穴泣鼯猩
跬步臨京闕朝衣詣寢楹晉軍傳鶴唳楚幙聽烏鳴
機會乘今日雌雄決此行幸成十載績歸捧萬年觥
何事東來詔遙追北指旌撫膺皆壯士牽袂有啼嬰
業爰登樞極雍容儼佩珩身雖處廊廟志則在幽并
豈意中原畧深違時相情和我徒効敬投凡不聞營
正爾先鞭著居然謗篋盈兇威搖吏檟風旨動臺抨
梟虺饑吞噬鷹鷂樂使令衆髮常忌冠同浴不譏程

遠慮為徵福先驅謂緩程一言鳴仗馬千丈下喬鸞
盍攷謝赦表無觀賜劄評許身無少媿憂國甚於醒
彼譖宜投虎能言不離鸚鳥翻身蚤腹兔健足先烹
有客悲周道何人歸魯祊同時惟切齒來者但懲羹
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從久定禍否待終傾
先帝資神武深仇愴父兄每懷得顏牧胡忍棄韓黥
哲監何嘗惑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號嶺表返諸惇
故壘營新祀畿封闕賜塋用心傳舜子述事廣文聲
甘雨興餘稿青天豁久盲先臣死不朽聖德浩難名
陛下今湯禹王臣昔散閔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鏗鎗

心術參堯運規模紹漢宏遺形高閣繪良股盛朝賡
故將幸非遠徵臣矧敢輕傳譌稽史謬敗俗訂言譴
日繫無虛筆雲章有滿籟竹書皆歷歷玉訓尚鏗鏗
願輟清朝暇叨承乙夜呈作詩哀寺子覽奏念緹縈
恩錫茅封寵光昭衮字榮旌口懷如皦日忠報畢餘生
岳珂籲天辯誣通敘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
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
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
有時而不同榮辱旣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為

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伸也臣先
臣飛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于河朔高宗皇帝
受密詔開霸府而先臣首被識擢蓋自是而歷官孤
卿專制閫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
明主自信不疑勳名既高讒基橫出而先臣之跡始
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撻
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願推鞠而
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辜而罷士儂以百口保
任而幽之聞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為
問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闥而坐極典

矣一時附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願備鍛鍊自諫議
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
政龐榮傳選之流亦以阿附而竝沐紫遷之寵矣夫
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朶頤而
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
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為也
蓋非特縉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目擊
冤抑之莫伸者之為也而異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
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忍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
至於僂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甕函暮拘天狴

風旨之下凌虐可知訖不能追寸草之命僂及其身
為世大恥而先臣既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
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讒佞悉殄而宏圖
之言適合聖意宏圖蓋未敢逆為此望也然則是理
之在人心蓋如何哉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諸
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孝宗
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
疏以寵命而祿其孫子予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
元業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尉
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雨露沾漑徧及

死生聖恩洋洋竄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
誕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
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
四海老耄童穉靡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之本心而今
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而
徇國之臣亦非姦邪之所能遏也蓋於是而三軍北
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
掌撫足者亦遂少舒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
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
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抑以其理之

正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荆襄周行舊壘竟其萬
竈鱗比寂無譁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歎曰
良將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
寃澈遂喻之以當以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
咸願各効死力至有為岳公爭氣之語澈慰諭久之
而啜泣者猶未止也故先臣復官之旨亦略叙其歸
功之意先臣御軍嚴整雖小犯不貫非直以姑息結
之而使之然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
同而不待臣區區之辯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
寃而不知其所以為寃請叙先臣之所以寃而後它

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而秦檜者寔成之
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
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迨先臣一戰而捷俊則恥之一
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
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
圖尅復豈可為退保計邪俊則怒之二也彊虜大寇
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於
諸將先臣於俊為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
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
家南還已莫拚於撻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靦

於室然寄聲之間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捃撫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以世忠陞宥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

飛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捃撫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與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旣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心而諂事於檜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唱和一辭遂啓大獄况當是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乃侯高挾故怨而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西之逗遛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

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與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安矣明辯皆可覆也嗚呼冤哉籲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論及先臣不覺為慟以為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為岳爺爺及先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為和議自是可堅而查籛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於金人勸上班師兀

术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為信即皓之所奏而觀之籛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冤而後述所以為籲天辯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翦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毆虔寇而歸之農蹙叛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計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興來兩至淮壘而胡騎遁迹一至朱仙而虜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頴陳數十郡復於

河南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使
先臣之勲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為先臣
扼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
根之謗于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
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
竊痛焉臣自齟齬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
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箚而
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束髮以來朝夕
憂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
之以家藏之詔本月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

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
乃於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條條
皆有辯辯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答先命使先臣
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
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
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
究焰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
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監修國史
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澗
畧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

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世以為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辯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夫庸俗騰於說按之詔旨而不謬驗之歲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召當制學士纂崇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焜耀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崇禮之壻謝俊家取之以滅迹煌煌奎畫尚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

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筭鬱而不彰檜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無攷也嗚呼此籲天辯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敢議稔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為虜方顧和一旦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斷而

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面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錄孤
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
便殿玉音宣諭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
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侍膳之餘者
蓋詳矣故一時辨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
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褒贈之典而睿旨曲頌且有秦
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辯
而自明嗚呼聖恩虛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得非
以先臣剿虜之功為罪乎建炎初偽楚不就北面一
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所立宜有以尊顯之

李綱虜所惡實散可也上斂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
人所喜即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
可闕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蓋已
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姦邪闢正論
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尚忍
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為懷姦以深入奮討為
輕敵以恢遠畧為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產為萌異志
以不結權貴為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
為不必辯謹叙

孝娥井銘

有序

西蜀劉瑞撰提學副使

浙江按察司址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女痛父冤抱銀瓶而死焉者按察使梁公大用亭覆之榜曰孝娥井于時西蜀劉瑞作之銘曰

天柱艱日為月禍忠烈姦檜孽娥痛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涅憤如鍊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皇明浙江按察使王公祠記

前人撰

歲壬午浙江按察使王公良闔室死於林火實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年也公字天性開封人以

刑部侍郎出掌按察事命使來召公持不可

既乃舉火闔室焚焉公居常課子惟孝惟忠惟

武穆諸公是效卒蹈厥言慘烈為甚蓋百二十

載矣西蜀劉瑞董學于浙聞之父老稽郡志知

公死事梗槩昭朗白于今按察使梁君材曰按

察長貳代不乏賢忠義而烈未有若王公者盍

祠之梁君詢寮案曰何如時則副使于君鑿張

君准曰祀之宜替我

文皇帝有言子寧尚在朕將用之周是修食彼祿盡

心焉可矣

文皇帝不咎既往有若此者况臺諫昌言於

孝敬之朝乎可以祀矣梁君曰然許君讚丁君沂則

又曰猗惟茲舉非直慰公冥漠而已巨子大防

表表後世是宗是依孰無是心無是心者非人

也

國家其奚賴之梁君曰旨哉公署之東有亭翼翼

宿名水監方整完密謹設主祠公華以丹漆榜

曰忠節其可乎僉曰善矣穀旦奉安祭告如禮

正德戊寅秋九月十一日也既而僉事胡君訓

朱君廷聲劉君大謨曰古昔興作咸紀厥成茲

舉繫風教可無記乎其何以詔來者梁君曰然

則以屬之瑞瑞於是颺而歎曰允烈王公妥其

靈矣火其身不火其名矣億千百世赫且明矣

謹書之為記

王公逸事碑銘

進賢萬潮撰提學副使

靖難之初王公死之正德戊寅按察使梁君材
始祠公於司門內東南副使劉君瑞為之記嘉
靖丙戌按察使陳君鼎隸任之初謁公祠讀所

爲記愀然曰吾先祖宗伯公死事寔與公同緬懷孤忠感愴獨至旣而得公逸事於叅政張君芹欣然如有所獲謂是不可以無述謀諸同寮副使朱君裳潘君旦傳君鑰黃君質僉事喻君漢孫君元蔡君乾巴君思明史君梧咸曰然乃立石屬潮記之潮惟表揚忠烈實裨風教不敢以不文辭謹按公諱良字天性河南開封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建文辛巳坐事以刑部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壬午九月公聞難慟哭自誓必死會

命使召公公集本司并各道印于私第嗟歎者久之妻淑人問故公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淑人對曰我則不難處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自投于池而死公即列薪于戶命妾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宗祀爲托遂舉火闔室自焚事聞于朝

上曰死自其分擅毀印特可罪耳

詔徙其家于邊台人陳燧私識其事翰林院編修黃君佐爲之傳即所得於張君芹者也宗伯陳公諱迪其逸事別有傳云嗚呼君臣之義父子之

親皆所謂天性民彝其不可解於心一也莊子謂臣之於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哈勢不得不然云耳豈知君臣之義本非在外者哉武王順天應人萬邦黎獻共臣惟恐後而夷齊方且甘餓首陽不食周粟孔子稱其求仁而得仁夫夷齊何求哉亦各全其心之所安而已矣苟如莊子之說則革命之際可以逃君臣義夷齊何以死為雖死焉得為成仁乎嗚呼公之心夷齊之心也

文皇不以公死為非是其武王封比干釋箕子不兵

夷齊之心乎君臣大義章章如是我

國家有道之長竝隆三代其所由來者遠矣銘曰

常變者遇

生死者身

弗變惟義

弗死惟心

事君終只

無忝為臣

事天終只

無忝為人

附錄終

田



